

南宋刻本魏野 《钜鹿东观集》叙录

赵 前

《钜鹿东观集》十卷 宋魏野撰 宋绍定元年（1228）严陵郡斋刻本（卷四至卷六配明抄）

《钜鹿东观集》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诗人魏野的诗集。魏野字仲先，号草堂居士，陕人（《东都事略》以为蜀人居陕），世为农，嗜吟咏，不求闻达。魏野为诗精苦，有唐人风格，多警策句。天禧三年（1019）十二月卒，终年六十岁。天禧四年（1020）赠秘书省著作郎。

魏野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，生前已有《草堂集》行世。关于《草堂集》一书，北宋释文莹的《玉壶清话》、南宋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、南宋晁公武的《郡斋读书志》以及元脱脱的《宋史·艺文志》皆有记载。特别是宣统二年金兆芝在赵氏峭帆楼刊《钜鹿东观集》跋中云：“前于甸斋尚书端方许曾见宋槧大字本《草堂集》十卷”，可惜今日无缘得见，不知此书是否还存天壤间。

魏野去世后，其子魏闲于北宋天圣元年（1023）辑成魏野诗集十卷。魏野生前好友枢密直学士知益州充兵马钤辖薛田为之作序。薛序称：“（魏闲）出先君所著新旧诗四百篇。除零落外，以其国风、教化、讽刺、歌颂、比兴、缘情者混而编之，共成十卷。”关于诗集的题名，薛序又云：“《汉书》班固引著作局为

‘东观’，因取诸赠典，故命曰《钜鹿东观集》。”观薛序有“出先君所著新旧诗四百篇”，可见《钜鹿东观集》是以《草堂集》为基础补充整理而成。所以就其内容而言，不仅可以反映《草堂集》原貌，而且比《草堂集》更加丰富。

北京图书馆藏宋绍定元年（1228）严陵郡斋刻《钜鹿东观集》，为国内孤本。该书匡高19厘米，宽13.3厘米。半叶十行，每行二十字。行格疏朗，字体挺拔。白口，双鱼尾，左右双边。原书十卷，现存卷一至卷三、卷七至卷十，凡七卷。卷四至卷六为明人抄配。所存宋刻七卷，为双鱼尾，上鱼尾上端镌有每叶字数；上下鱼尾之间多刻有“钜鹿东观集某卷”字样；下鱼尾下端镌有刻工姓名及叶码。参加雕版的刻工有：吕起、刘振、林充之、林立、章昌、厉俊、金振、王恭、李□。七卷中遇“皇宋”、“圣朝”、“圣君”、“皇恩”、“天子”、“皇储”等前空一格。一般不避宋帝讳。另外，此书十几处“游”字缺末笔。前人考证当为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之幼子陆子通知严州时所刻。故“游”字缺末笔，以避其父讳。《景定严州续志》著录郡刻书八十种，其中亦有《钜鹿东观集》一目。据查，与魏野《钜鹿东观集》同刻的还有潘阆《逍遥集》和杨朴《东里集》。在清抄本《逍遥集》卷末，录有陆子通刻书后序，后序称：“时有若潘先生阆、杨先生朴、魏先生野以高节简知圣心，师表一世。而句法清古，语带烟霞，近世罕及。……谨刻梓于郡斋以与有志斯道者共之。绍定之元年冬十一月辛未山阴陆子通书。”刻梓时间与《景定严州续志》记载陆子通知严州时间相合。此《钜鹿东观集》为陆子通刊刻无疑。此书钤有“古歙世家”、“朱印子澹”、“携李曹氏收藏图书记”、“曹溶之印”、“汪印士钟”、“葱石读书记”等印。书末有清代著名藏书家，士礼居主人黄丕烈跋。称：“此宋刻《钜鹿东观集》，余友顾抱冲得诸郡城华阳桥顾听玉家。真稀世珍也。偶检陆其清《佳趣堂书目》，知其清藏有元刻《玉山雅

集》。携李曹秋岳侍郎闻之，拟购去。而其清末之许。秋岳遂折节订交，以宋梓魏仲先《钜鹿东观集》、孙奕《示儿编》相赠。古人拳拳爱书之意，迄今犹可想见。余始疑抱冲所藏或是其清故物。今从抱冲假归，开卷有曹溶私印、‘携李曹氏收藏图书记’方信此书即曹所赠陆者也。……乾隆己卯冬季，借魏集校毕。还书之日，因记数语于卷尾余纸云。棘人黄丕烈。”这段跋语肯定了此《钜鹿东观集》是稀世少见的宋刻本。同时，为追溯此书源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。

传世的《钜鹿东观集》有七卷本和十卷本之分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：“据天圣元年薛田所作集序，野先有《草堂集》行在人间。《宋史》也称野《草堂集》十卷。则十卷者，野旧本也。序又称其子闲以新旧诗三百篇混而编之，汇成七卷。因取赠典命之曰《钜鹿东观集》。则《东观集》者，闲所重编七卷之本也。此本凡诗三百五十九首，题曰《东观集》，而乃作十卷，未喻其故。岂序文误十为七欤。”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也称：

“《东观集》十卷，宋魏野撰。路有抄本。彭文勤有七卷本，阳湖孙氏亦有影宋抄本七卷。云十卷本，乃后人重改。”而南宋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和元脱脱的《宋史·艺文志》皆著录《钜鹿东观集》十卷。与绍定元年严陵郡斋刻本之卷数相合。究竟有没有七卷本系统行世呢？将清抄本《东观集》与绍定元年严陵郡斋刻十卷本《钜鹿东观集》相校，不难发现有的清抄本的卷一至卷三与宋刻本的卷一至卷三基本相符，卷四至卷七与宋刻本的卷七至卷十基本相符；有的清抄本所录诗歌顺序与宋刻本不同，但都是宋刻本卷一至卷三、卷七至卷十的内容。故可肯定，清抄七卷本为残本。至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著卷数，很可能是四库馆臣见到的两江总督采进本中的薛田序将“十”误为“七”所致。

据《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》记载，国内现有《钜鹿东观集》、

《东观集》十余种。除宋绍定元年严陵郡斋刻本外，其余皆清抄本。清抄本质量究竟如何，待与宋刻本相校后再论。以下为北京图书馆藏清代宋筠录金侃题识、翁忠翰校跋的清抄七卷本《东观集》之第一卷和宋刻本《钜鹿东观集》第一卷校勘记录：

南宋本《乙巳岁郊天后作》，清抄本为《乙巳郊天》，脱“岁”和“后作”三字。此诗内容上也有差异，南宋本“南牧虽无也，东封合有之”，清抄本“南牧虽无也，东风合有之”，“封”误为“风”。

在《秋日怀王专》中，南宋本“菊花原上立，村落雨晴初”，清抄本作“菊花原上落，村落雨晴初”，“立”误为“落”。南宋本“晚吹清群物，秋光淡太虚”，清抄本是“晓吹清群物，秋光淡太虚”，误“晚”为“晓”。

南宋本《新晴书事上知府宋谏议》，清抄本为《初晴书事上宋谏议》，“新”误为“初”，脱“知府”二字。在诗的内容上，南宋本“偶吟知浅拙，将献愧明公”，清抄本是“倘吟知浅拙，将献愧明公”，误“偶”为“倘”。

南宋本《寄赠华山致仕韩见素》，清抄本为《赠华山致仕韩见素》，脱“寄”字。诗的内容也有不同，南宋本“潇洒易添新道气，光阴难改旧风神”，清抄本“潇洒易添新道气，光阴难散旧精神”，“改”误为“散”，“风”误作“精”。南宋本“剑生尘土揩磨懒，书带烟岚晒曝频”，清抄本为“剑生尘土楷磨嫩，书带烟霞晒曝频”，将“揩”误为“楷”，将“懒”误为“嫩”。

在《和呈寇相公见赠》一诗中，南宋本“深严相府绝纤埃，宴会寻常召不才”、“仍赐雅章惭继和，朱门将献又徘徊”，清抄本脱“召”字，“赐”讹为“赠”。

南宋本《谢知府寇相公降访》，清抄本《谢寇相公见访二首》，脱“知府”二字，误“降”为“见”，多“二首”二字。

在《寇相公生辰因有寄献》一诗中，南宋本“宋朝元老更谁先，已咏功成二十年”，清抄本“宋朝元老更推先，已咏功成二十年”，误“谁”为“推”。

在《和臧奎秋夜书怀》一诗中，南宋本“犹赖春风知我意，频吹庭竹助萧骚”，清抄本“犹”误为“独”。

在《上知府袁刑部》中，南宋本“绕野云烟陪淡薄，入衙山水学清通”，清抄本“绕野云烟倍淡薄，入衙山水学清通”，误“陪”为“倍”。

南宋本《谢薛端公寄惠素纱》，清抄本《谢薛端公寄惠素扇》，误“纱”为“扇”。

南宋本《寄俞太中山人》，清抄本《寄太中山人》，脱“俞”字。

在《上知府赵侍郎二首》中，南宋本“赤子方安枕，黄巾亦荷锄”，清抄本误为“赤子安方枕，黄巾亦荷锄”。南宋本“公退无余事，逍遥只道装”，清抄本将“只”讹为“亦”。

南宋本《谢王耿太博惠藤床王虞部惠藤枕》，清抄本为《谢王耿太博见惠藤床王虞部见惠藤枕》，多两个“见”字。

以上虽只校勘一卷，清抄本错讹多达三十余处。难怪金侃在清抄本识语中说：“魏著作诗世鲜刻本，此集从友人处抄借，中多讹字，不敢以意更改，当觅宋刻本校正之。”这段识语说明两个问题：第一，清人已注意到魏野诗集的刻本流传很少；第二，清抄本《东观集》讹字太多，也可以认为这是对多数清抄本的评价。黄丕烈为宋绍定元年严陵郡斋刻《钜鹿东观集》题跋至今已有百余年，但在藏书家和图书馆的精心保护下，如今此书仍完好无损，真可谓一大幸事。

中华书局拟影印出版绍定元年严陵郡斋刊《钜鹿东观集》，这对传播孤本、研究宋代文学，都是很有意义的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